

我在中一時信主，之後一直有穩定的教會生活和事奉。到了中六的一個早上，在靈修的時候，忽然發覺多年的信仰都只是停留在腦袋知性的層面上，事奉亦與其他活動所負責的崗位無異，深感自己的信仰有殘缺，很想突破限制，讓信仰進入自己的生命之中。然而，深知生命的改變必須受試煉，又怕這些試煉影響高級程度會考的表現，於是向神發出一個禱告，願神在鍛煉我的同時，又不影響我的成績。神聽禱告，我生命的改變在大學一年班開始。

二零零二年，我入讀土木工程系。教會決定要進到一所中學(我的母校)發展青少年福音事工。在這時候，回想過去，發覺自己多年都沒離開過學生團契的事奉，才明白自己對青少年的生命有一種負擔，很想幫助他們成長，正如以前的導師們助我成長一樣。同年，參加了一個小型的基督教音樂會，完結時，牧師問我們心中有沒有為主而作的夢，若有便到台前為我們禱告。我走到台前，因為我有一個夢，就是服侍青少年。我知道要作忠心的事奉，自己就必先有更好的生命，而我正式踏上信仰的另一個階段。

我邀請教會的宣教師助我尋找我信仰的盲點，讓信仰成為生命的中心。在往後的三年，我都在他的引導下走那信仰的成長路。大學可算是人生中最自由的三年，人開始長大了，事奉多了，信仰亦深了。面對前路，決心找一份工作時間穩定，又能在教會、團契事奉的工作，一心發展帶職事奉的生活模式。故此，在零五年畢業後，決定攻讀研究碩士，為未來鋪路。在人眼中，這是一條既清晰，又有前途的道路，亦算是自己人生的高峰。

可是好景不常，二零零六年是我人生的惡夢，亦是生命的轉捩點。在年初，我與相處四年的女朋友處理感情問題，在牧者的協助下作最後的挽救，但幾個月後最終分手收場，經驗生離之苦；年中在研究工作上遇到困難，在教授的壓力下，有半年的工作時間每星期超過100小時，嚴重影響生活，身心靈俱疲，在營營役役的生涯中，反思工作的意義，極不願把人生大部分的精神、時間花在謀生之上，我問生命最應該投資在甚麼事情上；最後，在年底時，家中傳來噩耗，母親在家中自殺，諷刺的是，她離去不是因為面對甚麼困難，而是感到家庭穩定，子女長大而不需憂心，於是決定離開我們，去尋找那逝世三年的外婆，面對死別，生命的問題再次被敲響。

在一年間，嘗盡工作的身不由己，生命的生離死別，面對變幻的人生，我問自己要如何活才算有意義，如何才能一生不枉過？面對人生的短暫和不定，我肯定我不會把一生的精力投放在無意義的工作上，我要尋找神所托付的召命，即使是工作，也要帶著神所交托的使命而作。零七年一月，我連續幾天跑到大自然中安靜，回想神在我身上的作為，嘗試推敲神要塑造一個怎樣的我。我知道我對土木工程師的工作已經沒有興趣，我的焦點是一些關乎生命的工作。於是，我決定放棄讀取碩士，並考慮報讀一年制的基督教研究文憑課程，讓自己更專注地尋求神的聲音，再定前路。

在這過程中，我經歷了極大的傷痛，同時經歷了無盡的恩典。感謝神，因為神透過牧者的關心和支持，肯定了我自己的決定。家人知道轉讀神學後亦沒有反對。神又為我安排前路。大學的教授一方面接受我的退學申請，另一方面以合約形式聘請我完成之前的研究工作，以便交給別人跟進。在這樣的安排下，我在新學年開始前有簡單的工作以維持生活，更讓我有機會完成我的心願——在期刊發表學術研究論文。我原先的路就在此劃上了完美的句號。

與此同時，神讓我有機會接受輔導，幫助自己渡過傷痛。記得在三月的某個晚上，我極其哀傷，心中仍難以面對母親逝世帶來的苦痛。於是，我發出禱告，求神安慰我的心，醫治我的傷痛，若神聽禱告，我願把一生的時間奉獻給主(全職事奉)。結果，神在數天後，藉一齣電影《與神對話》安慰我。這次經歷、神的回應，讓我我知道我前面的路向，但是對小信的我來說，我仍然需要更多的確認。在往後的日子，神透過經文、牧者和弟兄姊妹，不斷確定神給我的感動。我亦越來越清楚自己對青少年(中學生)的負擔，並願意返母會作牧職事奉。結果，在去年順利入讀中神的文憑課程，更在零八年一次的退修營再次確認神的呼召，放下母親的包袱，一心一意的跟隨主。

過去一年，神的恩手一直帶我走過幽谷，領我前行。今天，我清楚知道，我的生命不是要建造冷冰冰的樓房(非基督徒也可做得很好)，而是建立生命—溫暖健康家庭的基礎(只有主的門徒才可以)。然而從土木工程轉到更重要的生命工程，只是一個新的起點，面對新的方向，仍須繼續學習、尋求和等候。

